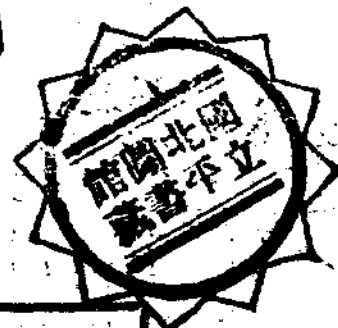


時 際

准中
認華
爲郵
新政
聞掛
紙號
類特

期 五 第



時事述評

汪氏去矣！

天下未亂蜀先亂

論 著

義勇軍之奮鬥與中華民族之復興

對於戰時經濟的展望

中日事件之國際背景與意義(續)

一個公民對於東北問題之意見

文 藝

烟消雲滅(獨幕劇)

羣衆論壇

對於天津電車電燈工潮之感想

鋤奸團與商人

時輸金剛法會

深 思

支道三
宮島壽夫作
寄野譯

T. C.

樹 人

鐸 聲

孤 帆

余作民

未 眠

本刊啓事一

本刊籌備伊始諸多簡陋同人等勉效微力唯恐不逮讀者諸公尙希見教是荷

本刊啓事二

本刊與創伊始稿件缺如讀者諸公如承惠稿尤所歡迎

本刊啓事三

一一八事變轉眼間就是第一周年紀念了！這一個事變因爲張學銘先生敢於決心抵抗，因而才開始了後來十九路軍的對日作戰。所以在中國民族解放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本社同人，有鑑於此，擬出專號，以資警惕。尙請海內賢達加以指示與援助，無任歡迎！

本刊啓事四

現在，籠罩着中國民族悲慘的陰森的命運的是有兩大惡勢力：一個是國際帝國主義者無情的剝削與掠奪；另外一個便是國內漢奸的作祟了！固然，我們應該時時刻刻作反帝的爭鬥以實踐我們救國的使命；但對於國內漢奸的鏟鋤，我們也不能輕輕放過；所以我們打算最近出一個「漢奸專號」，包括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漢奸，把他們的像片，賣國的事實，赤裸裸地寫出來，好作我們鏟鋤惡魔的準繩。我們希望國內愛國志士，能夠給我們以充分地援助，各人就所知道的事實，不管他是士是農是工是商，祇要他是一個漢奸，都把他一網打盡，搜羅在這個專號裏。同時，我們準備多多的給援助我們者以物質上的報酬，以表示我們無限的謝忱與敬意。

時事述評

汪氏去矣！

深思

久臥病（？）于上海之行政院長汪

精衛氏，現已乘輪往外國養病，其病之將來，我們此時不敢斷定如何，據其自己語人曰：三中全会恐怕起不上了，據此推測，汪氏此次出國，怕也要最少在半年以上。當此國難正在急迫時，而汪氏竟然不顧國難，乘輪購票前往外國，我們對於此次汪氏之出國，因而不得不深加考慮。

在上海協定將簽字時，全國民衆都紛紛致電汪精衛嚴質其主張簽字上海協定，爲喪權辱國，其代表人郭泰祺在上海被學生之毆打事，亦是因爲上海協定簽字之故。自上海協定成立之後，十九路軍開往福建之際，汪精衛氏對於政治便有些消極之趨勢，天天請假，弄成了行政院無人負責。最近蔣介石到漢口去指揮剿匪事宜，林主席來往于京滬道上，汪精衛氏一面養病，一面高談政治，要人們來往于京滬道上，每天絡繹不絕，結果，汪精衛氏經中政會議許可請假

三月。

堂堂正正一位行政院長，對於世界集中視線之調查團報告書，久未發表意見，臨行之前，才發表出來真言數句，對於調查團報告書也沒有個具體主張。觀其十月廿日晚發表之告別國人書中，對於報告書之感想，有如下之敘述：

「第一，中國政府此次將對日案件，提交國際聯合會，立場與方法，實爲最合理最合法者。蓋國際聯盟約爲世界會員各國，及贊成國際聯盟約者，所應共同遵行之惟一法律。惟世界各國能共守此項盟約，然後世界之和平，方得維持。中國政府現不忘保持和平，故將此案件提交身負保障和平責任之國際聯盟。第二，實行國際聯盟約，爲國際聯盟所負之責任。自中國政府提出此案後，國際聯盟大議案，亦皆根據國際聯盟必須實行盟約之原則。」

其實，現在國際聯盟中之會員完全依在

國際聯盟約身上者，恐怕就只有中國了。中國空空說些維持和平，怎能敵住日本帝國主義者之狂暴。國際雖然屢次決議，但是始終未能執行國際聯盟約之規定，其決議之效力，等於零度，我們還依據牠，做什麼打算呢？汪先生直到現在，依然是住鼓裏，對於國際還存什麼妄想，希望牠執行盟約之責任，這依然是躺在佛家的手心內，想跳三萬八千里！這很簡短的一回事，值得汪先生在病中感想出來，那種苦心孤詣真不容易呀！

汪先生對於調查團報告書中，對於事實之敘述，及東北事件因果之關係，表示很感謝五位洋大人之盛德，然對於調查團報告書中之建議，又有些批評，究竟若何，他也是空洞的說一下子。在他的告別國人書中，第五個感想說：

「我國今應鄭重考慮者，當前問題之對付方法，戰爭乎？和平乎？由前之道，則凡過去日本用武力攫奪而去者，亦由武力恢復之，此由武力以求公道也。……」

由汪先生看來，應付之方法若主張用武力收復失地者，然其主張之武力，不知何所指？他當行政院長，既主張用武力對付日本，軍政部在他的指揮之下，爲什麼不出兵呢？那末，由武力恢復日本用武力奪去之失地，究竟是誰去恢復呢？這豈不是「臨去秋波那一轉」嗎？他還說：「否則，言和平，則濫唱高論，無裨實際。言戰爭，則又不能自整其一致之陣容，是益促吾國家之危亡而已」。在汪先生之主張，和平是濫唱高論，無裨實際，當然是反對對日和平的，說到戰爭，他又說不能自整其一致之陣容，益促國家之危亡。如此說來，和平也是不成，戰爭也是不成。

當然，團結即是力量，然而我國之不團結者之原因何在，請問汪先生自身之感覺若何？其與人不合作之原因何在？其與人不團結之原因何在？汪先生能不一指出，使我們明白我國不團結之原因，再想一補救之策，或許我們的力量，便可集中起來，再共赴國難，對付日本帝國主義。今日救亡之道，團結一致而已，可惜，汪先生走的太倉卒，我們得不到團結的綱領，僅僅聽了這個

空洞的「團結」名詞，使我們不摸頭腦，團結不起來，對付日本之方法，不能很有力量。汪先生既有此主張，爲什麼不在國內，把同志與同志之間，政府與人民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完完全全都團結一致，然後再赴外國養病，也未

天下未亂蜀先亂

韓劉之戰還未平息，四川戰神又起來了。每當中央政局變更之時，四川必然要起來打幾仗，好像不戰爭，他們的心目中，如同中了暑毒一般！此次劉湘和劉文輝又因爲地盤問題，雙方已集中兵力，大戰即已開始。觀劉文輝通告友軍文云：余本愛護和平之素志，已令將各方部隊，準於巧日退防順慶，若甫澄（即劉湘）部隊再圖進逼，本軍無再讓，諸公爲公理正義計，應用有力主張云。這兩位劉先生都是四川中之戰神，年年因爲地盤不均而起戰爭，此次正值國難之期，兩位先生又抹拳擦掌，起而戰爭。最近楊森劉存厚田頌堯出來調解川局，或許把川戰停止下去，恐怕這都是過於奢望的事了。

四川一戰不打緊，到惹起來了藏兵

爲晚。實在，汪先生是一個能說不能行，而且富於妥協性的政治家（？）之派頭，在去國之前，發一篇留待將來在政治舞台上號召之口實，這不是唱高調是什麼？汪先生不能團結改組派，更不能引導青年，其政治生命，由此嗚呼！

深思

之侵入。可是，藏兵到不是今日才開始侵入的，不過，此次藏兵乘川亂之局，竟向東漸，據報載：藏兵時時出沒金沙江岸轟擊示威，企圖渡江起事。本來，英國帝國主義者站在達賴之背後，唆使藏兵侵入川康，以達其侵入內地之欲望。四川之二劉完全不顧國家之危亡，對於英帝國主義之唆使藏兵侵入其地，不知準備抵抗，偏偏自己爭起來了地盤，這豈不是自取滅亡嗎？和平是一塊好招牌，外國人也唱，韓劉也唱，甚至二劉也唱，實在，大家都不是和平神，都是些戰神。

我們老百姓天天切望真正的和平，真正的戰爭，希望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大家團結起來一致對付，並不希望內戰再起，然而，希望與事實，完全是背道而馳，使我們之希望，日趨絕望，外禍內戰夾攻情形之下，那是我們的出路！

論 著

義勇軍之奮鬥與中華民族之復興

支道三

最近六十年中國受盡了世界各國的侮辱，輕藐與鄙棄。一直到現在，日本猶視中國爲一個「未具現代國家雛形」的國家。若不是列強間的彼此猜忌，瓜分中國，早已是實現了，原因是列強根本否認了中國有成立一個國家的條件——即是民族意識。

上海的血戰，老紳士派的英國報紙也不得不驚歎中國仍不失爲一個能戰的國家了。可見得冥頑反抗，不但可挫敵人的銳意，並且可使敵人驚服！東北義勇軍的苦戰，國聯調查團亦認定是日本統治東北前途的唯一的最困難的阻礙。使世界知道喪權辱國畏葸苟安的，祇是那部站在統治階級的人們，潛伏的民族意識是不許任何外來的勢力，來將我們的國家的光榮與尊嚴摧毀了的！

自從事變以後未久，義勇軍便應運

而生了。這一年以來，義勇軍的消息，不斷的在報紙發現，他們奮鬥的結果的影響；使日軍蒙極大的損失且不敢任意發展；暴露了日軍的徒有其表脆弱無能；打破了國人畏懼列強的自餒心；糾正了世界的觀聽，使知中國不是他們想象中那樣易與的。

的確，義勇軍將我們的已將墜到無底深淵的國家的光榮與尊嚴挽救着了，他們的堅苦卓絕的精神在歷史上永遠將爲神明華胄的民族所崇拜！他們在現在已經成爲維持華北安全的支撐點，申言之，義勇軍的存在與否，與華北的安全已經聯成密切的關係了。

在現代這種不死不活的政治情況裏面，雖不敢說實際出兵收復失地爲不可能的事，可也是極不易實現的，我們由種種的推證敢相信將來的中日正式開火，

大概還是日本先動手，逼的中國是走頭無路的不得不還手了方能開這幕武劇。當在這齣武劇未開幕以先，求一種手段使日本不能在東北收獲他們擬在滿洲所渴求的一切的，惟有義勇軍所給他們的擾亂與危險。所以在現在如何能使義勇軍堅強起來，實是我們所切要研究的一個問題。

我們雖未曾實地去將義勇軍的情況考察一番，可是從種種方面我們已經有了義勇軍的一個輪廓了，我們要來加強義勇軍的力量，對現在義勇軍的大概情況不得不先知道一下。

義勇軍之起源 起始的義勇軍是些土匪，經以金錢的收買而變成的，諸如老北風小白龍等皆是。嗣後因日軍的殘暴，有家產蕩然親族遭難孑然一身遂挺而奮鬥變爲義勇軍的，有因鑑於日軍殘暴

預為自衛而變為義勇軍的，再有便是未撤的正式軍隊而變成的。綜合起來知道義勇軍的來源是由土匪、農民，正式軍隊三種所組成。而大部分的份子仍是農民。

義勇軍的分佈 義勇軍大概分佈在鐵路兩邊，如偽奉山路西邊的遼西義勇軍，打通路之蒙邊義勇軍，安奉路及瀋海路之遼寧民衆自衛軍，中東路東段之丁李自衛軍，吉敦路之王德林救國軍，呼海齊克兩路之馬占山軍，以及最近宣告反正的中東路西段的蘇炳文的東北民衆救國軍。

義勇軍的戰略 義勇軍的力量無論是器械方面，給養方面，接濟方面，訓練方面與日本的正式軍隊比較，自然是不能成爲比例，而義勇軍所以能抗日奮鬥到今天的，一半是因爲民族意識之蓬勃，一半也是因爲環境實逼處此不得不然。以他們的力量若是堂堂其鼓正正之旗的來與日軍爭城奪地，自然不是日軍的對手，所以義勇軍所取的戰略是游擊的方式是遭遇方式，他們的目的是給日軍以及日本在東北的種種利益以一種擾亂與破壞。

現在我們可以知道義軍的趨勢，已

由收買的土匪而轉到全體的民衆了。日本是沿着鐵路線活動，所以義軍也集中在鐵路兩旁，我們可以知道日軍所到的地方，也就是義軍崛起的地方，將來日軍發展的面積愈大，義軍也必隨之愈廣，換句話說：日軍將無處不受到義軍的威脅，這種偉大的民族戰爭或將形成歷史上最偉大最光榮的一頁！任日軍如何的兇暴，是不能將東北三千萬的中國民衆屠殺盡了。所以義軍將來的日漸龐大是無須擔心心理有必然的。有的擔心着日本會用懷柔政策來和緩中國民衆的義憤，這種推想的確是可擔心的一個，並也是在可能範圍中日本會利用的一個，可是我們須記着中日間的鴻溝是已經劃成的了，當日本未能將東北歸還我國——至少這樣的講——這道鴻溝是永不會泯滅的，並且天生量狹好狠又被自認爲戰勝的誇大狂迷了心竅的倭奴，也不會平心靜氣的來收他們的懷柔政策的效果的。更進一步說，日本在東北一天，中國人即想自安，日本也不會讓我們安，即看日本統治了二十餘年的高麗人的生活，我們就可充分的曉得，結果東北的經濟亦必日漸衰落，在商業彫零，農田荒蕪的環

境中的中國人，除了充義勇軍來自衛來滅殺日本的勢力，又有那條路可走呢！從種種方面來研究，我們都可以認定義軍的前途是必日漸盛大的，以自衛與義憤而始的義軍，我們以爲應當將他們整個導入民族決鬪的道路，不可再讓他們各自爲戰，去作無益的犧牲。

現在我們知道義軍都是在各自爲戰，缺乏聯絡，缺乏組織，缺乏統一的計劃，果能在一個統一的組織底下指揮起來，即以現下的義軍的勢力，已足日軍應付的了，我們敢相信指揮若是統一了，日軍現下的十幾萬人絕難應付，我們必定更能予日軍一個更大的教訓。

當馬占山在黑龍江江橋與日軍苦戰的時候，李杜丁超坐視不救，當李丁攻進哈爾濱的時候，馬占山又勒兵不前，哈埠左近及中東路呼海路義軍活躍的時候，錦西遼東又不見積極，日軍能將軍力集中來對付一方面而取得戰略上的優勢，皆因爲義軍缺乏一個統一指揮的組織。

義軍的戰略固是應當的，可是他們的工作，我們認爲與我們想象的預期的差的很遠，根本的原因，是沒有統一籌劃與深刻認識的組織去指導，以知識簡

單的農民所組成的義軍，自然祇認為能多殺一個日軍便是他們的唯一的工作，自然了解不到日本所以能在東北佔上風的經濟的與政治的勢力，所以若能在統一的組織的底下活動起來。我們敢相信，在半年之內能將日本在東北的整個的經濟利益破壞，其經濟利益破壞之日，亦即其政治勢力搖動的開始，那時日本的橫暴的崩潰無須我們來為之定讞，其自己國內也就會為之下判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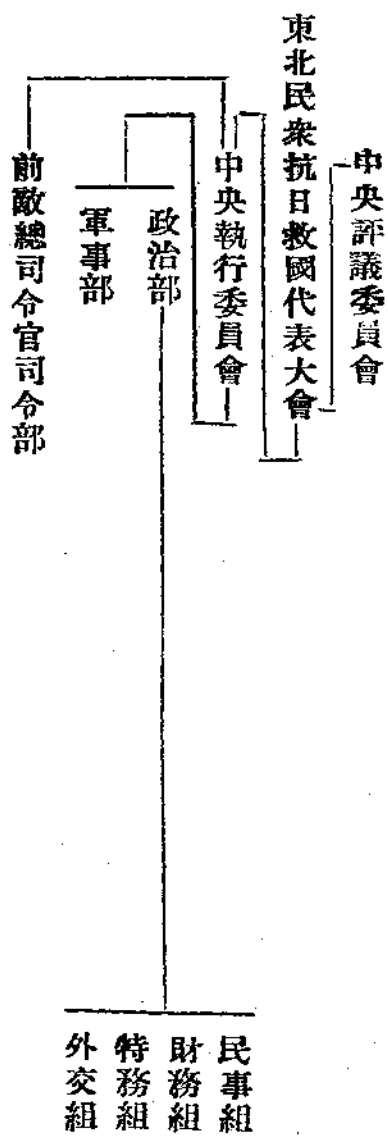
再者，游擊戰遭遇戰祇能予日軍以小度的損失與騷擾，是不能將日軍驅逐出東北的，日軍也不會因義軍的破壞與騷擾而自動的撤退，是我們必須在統一的動作之下以極偉大的力量來與日本作一番強存弱亡的決戰，東北是不能從日

本手裏奪回來。可是這種統一的行動與極偉大的力量，絕不是如今日散沙一盤的義軍所能形成的。

更進一層我們以為應當利用種種的方法，將東北三千萬民衆的民族意識全皆喚醒起來，我們須顧慮到日本的反宣傳。我們是須預防着日本的懷柔政策，我們須預防着日本的金錢的偉大的勢力，並且我們須為脫離了日軍蹂躪的地帶或日軍勢力所不能及的地方的民衆，謀安定與保障。換句話說：我們除了軍事的工作以外，還有政治的呢。再可以說政治的重要在我們以為較軍事的尤重上三分。我們須認識清楚東北義勇軍的奮鬥與犧牲，不應僅限於自衛與義憤，那是神明華胄的民族與大和民族的一場因皆

擠到最後一個階段而不可避免的決鬥，人家是經數十年的經營，集中全國的力量以有計劃有組織有訓練的勢力，猛的撲向我們來，我們是不是如今日各自為戰的零星的小集團所能與人家決個勝負的。固然我們並不期許着義勇軍能將日本驅逐出東北，可是至少當我國尚未實際與日本正式宣戰以前，義勇軍必須能維持着現在——至少是如此——一般的形勢。

這種鬥爭，誰都不能否認是關乎我們民族的存亡，必須加重他們的力量，在前面已經說過：義勇軍之能將他們的力量更能發揮出來，是必須有一個有計劃的有組織的統一指揮的團體。這個團體組織的大概情形，我們以為是應當這樣。



我們已經說過義勇軍的苦戰，不是義勇軍本身個人的或幾個集團的問題，實是中華民族與大和民族在東亞爭生存爭霸權的一番最後的決鬥。所以義勇軍的武力，應當是我們全民族的，祇因東北的三千萬同胞站在最前綫已經親身先臨到生死的關頭了，所以這種武力暫時的應當是東北三千萬民衆所出發所支持所享有；因這種武力建築在民衆的基礎上，便應當使三千萬民衆全體來參加。

再者，東北在日本主持之下，已經組成了第二高麗的「滿洲國」，日本每次對世界宣言「滿洲國」是應東北三千萬民衆的要求而自動建設的，雖然世界都知道這幕滑稽劇并且國聯調查團也證明了，而日本猶在強辭奪理的狡辯。淪在亡國奴且二重國籍的三千萬民衆，應當有一個具體的表示來封了日本的荒謬之口，且給「滿洲國」一種根本的搖動。所以我們主張應當將在東北的民衆整個的組織起來領導起來。

因為這種工作是東北三千萬民衆的

，所以三千萬民衆必須結合起來，組成統一的系統，作成整個的計劃，步法整齊，行動一致，思想專注的來活動。統一活動的第一步，我們以為應先組成一個能代表東北全體民衆的團體，由這個團體再產生出統一活動的執行部。

那種代表東北全體民衆的團體，我們稱之為東北民衆抗日救國代表大會。代表的產生，自然不能如尋常選舉制度來遴選，也不能固執着定數的代表方能形成大會。代表以縣或臨時劃區為單位，自須以實際的情況來決定，我們相信第一次代表大會或不能有意外的多數代表參加，但是第二次的，我們絕對的相信能有全體的代出席。

由全體代表大會產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評議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產生政治部及軍事部部長，經中央評議委員會的認可而實行職務。前敵總司令官也與政治部長等同樣的產生。至於詳細的組織，各會部的職權，彼此間的關係，以至將來種種工作計劃，自須整個的縝密

研究，也非此處所須討論的。

我們只當作我們的國家就是東北三省，現在是被吞併了，蹂躪了，滅亡了。難道說沒有外力的幫助我們便不思恢復了麼？何況我們還有比東北大上四五倍的土地多上十幾倍的人民為作後盾呢！所以中央是否決心收復東北失地，或究竟何時方實行收復失地，我們皆不必去憂慮，焦急，憤慨。祇須我們民衆自已作起來，東北不愁無收復的一日。

現在國內從事義勇軍運動的人着實不少，不過他們的行動範圍太狹小了，他們的意義過簡單了，我們必須將這些零星的活動綜合起來，作成一個整個的。

這是一個民族復興的運動，我們以為不僅是東北的民衆來參加，即凡是神明華胄的苗裔，皆應當加入這個組織來盡他的所能盡的力量。我們對於這擔當着民族復興及國家光榮的義勇軍應當是研究盡各種方式去加強它去！

對於戰時經濟的展望

一 戰時經濟的特質

戰時的國家並不停止她的經濟生活

所以戰時的經濟不消說也是屬於一般經

宮島信夫作
寄野譯

濟法理的原則的適用，然戰時的國民經濟乃是依照戰爭客觀的情勢的變化，而受顯著的拘束與變動，它的經濟現象的不能以平時的觀念來規定自不待言，

戰時經濟的第一特質，與其稱貨幣本位不如說是物質本位，在平時的經濟不消說是以消費對象的物質為必要，然一般平時生產的目的地不是財產而在專得利潤，財產的生產雖是營利的手段，而最後的目的却是獲得貨幣存儲，如果適合這個生產目的，雖在國民生活上不必要而且有害的東西也旺盛地生產，反之經營無用的東西，縱使是國家存在絕對不可缺的東西，也是不能成為生產的目的，所以在戰時像這樣的經濟法理，當然要受修正，在戰時貨幣從來是必要，假如對外國的貿易杜絕需要貨幣的理由也一點不消滅，然因戰爭而成為必要的東西，是充分的鐵，煤油，子彈，食糧及一切的物质，因製造這樣的必需品不僅是或固執營利主義且因必需品的供給，非使與他一切有害的生產停止不可，換言之把從營利生產到必需生產的轉換作為必要了。

戰時經濟的第二特質是國民自給經濟

的出現，反對近代自由通商主義的國民自給經濟已有顯著的傾向，但現在國家經濟的構成，還是依據國際通商自由的原則的事實，是不能否認，可是，戰爭是使這國際通商自由的原則一下就斷絕的，所以國家無論如何不得已而經營自己力量能支配的經濟區域內的自治經濟，但結果呢，國際通商的斷絕，如是短期間便把國內產業停止一時挨過去就完了，像這樣事態的引長，國內產業的境遇，不僅因此受一大變動，而國民的經濟生活或至於根本地需要改變也說不定哩！

其次應說到的戰時經濟的特質，是自由主義經濟依國家的統制經濟而變換，由於近來資本主義的閉塞，計劃經濟以至統制經濟的聲浪乃旺盛了，但以現時的問題觀察時，經濟活動的根柢，依然正建築在自由主義上而不能否認，照戰時經濟一旦出現，像這樣的自由主義的經濟組織，當然是要受顯著的修改，而依國家權力的統制經濟以至管理經濟，也要強制的實行，這是不難豫想的，但她統制管理的方法程度，或依於國情以至戰爭的規模，性質而有顯著的差異，但不

管怎樣，國民經濟因戰爭目的完成，必要依照國家權力最有效地組織，運用。

我是在上面申述了關於戰時經濟的一般特質的外表，然而我不是要依據那個而寫一篇「戰爭經濟學」，英國經濟學者 A. C. Pigou 曾因歐洲大戰後的「戰爭經濟學」的佳著，隆重了他的名聲，像這樣從來不是我的任務，我想，打算接觸過去抽象的申述很少現實的「我們的問題」。

二戰時豫想的困難

近來關於滿洲事件的勃發國際政局的不安，在各方面推測戰爭的議論很少見，尤其是觀察在戰時對於我國的產業經濟前途的種種推想與對策，這樣的縱談橫談，因出於憂國的至情，還暫可原諒，而它立論的基礎不注意的地方很多，這實遺憾不堪，

我想，戰爭以客觀的事象考察時是多而必然的事，並不是始終只依據它的發生和利害得失的考慮便生成的，所以戰爭的來到如是使國民擔負不可避免的命運，則於最後的犧牲也是不可不戰，處於這樣的時候在設對於前途徒有悲觀，他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意思，樂觀論

也是應該有的，然在事實，戰時的推想並不那麼容易，依戰爭要發生的過程，以至它的情勢，結果，如何也不能一樣，依戰爭的規模，交戰國的如何，戰爭的時間，及於國民經濟與產業的影響也必然不能不兩樣，況根據戰況的如何，國際關係，不消說是要發生變化，而國內的情勢也要發生變化，所以它對經濟界的影響也是極複雜且極微妙，然不考慮這樣複雜的情勢，也不研究戰時經濟成立發展的諸條件，僅漫然推測結果徒快意地吐出樂觀的意見決不見得妥當，

我就在最近對於經濟封鎖的推想，看見那重要的一個例子，某論者將經濟封鎖與單一國際通商的斷絕看為一樣，在這樣前題之下，由平時經濟的需要關係，作為國民經濟上的推算，竟在無愛的論斷，像這樣，不可不說是太不注意了，何則，假如成爲經濟封鎖則不能在字面上實行，世界上有那個國家甘願犧牲自己的存在？一定要作出爲自己生存，實力地打破它的壓迫的舉動，所以這戰爭的可引起比看火都顯明，就是一如不推想戰爭的經濟封鎖，僅在概念上玩味，不然便要止於不實行的宣傳行爲，

如果要有效地確實地實行經濟封鎖，必然的結果，一定是大戰的勃發，但在通常戰爭的時候，幫手國也有，中立國也有，反之，在經濟封鎖戰爭的時候，需要把所有的國家作為敵人的自覺，可說是戰中最不好的事態，然僅把概念上存在的經濟封鎖作為前提，而置平時需要於意識中，把事態看爲樂觀，是太不加思索了，

依據上面的理論，如推想實際戰爭，而預卜我們經濟界的前途，是難事中的難事，而且誰也是不能推測的，如果有，他不過是一個冒險者，我相信社會上的悲觀論樂觀論是一樣地絕對不足信，在周密精細的觀察下，而推想出不幸的時候，重要的是不忽忘處於那時的準備與計劃，

三軍需產業的勃興

具體的推想以上的戰時經濟界的歸趨，幾乎近於不可能，但大凡戰爭的勃發概括的論，總能給與國民經濟的境遇影響，我在以下，大體分三個方面來說明，就是：第一，戰爭是給與軍需產業的刺激，第二，對於國內重要產業的打擊，第三，對於國民的消費生活的影響，

戰爭直接刺激軍需產業，而促它激烈的勃興，是不需要特別的說明，戰爭是地球上最大的消費者，而它的消費範圍依近代戰爭的具有廣大的規模與科學的性質，是極廣汎而多歧，兵器，彈藥，食糧是不消說了，像能製造那些軍需品的原料，材料以至機械設備，也當然不能不包含在軍需的範圍內，然那些軍需品爲要一時且多量的喚起需要於此軍需產業當然至於最活躍狀態而勃興，苟欲軍需產業把戰爭目的完成上的萬難排除，則不可不維持發展軍需生產，因爲軍需產業的存在，需要原料材料的獲得，所以也需要武裝的通商，

因爲軍需產業的確立，所以它的生產事業是一刻也不能停止，至於要把從其他技術勢力的供給到物質的分配輸送的全經濟組織動員，不消說是不可不發揮軍需產業的全能率，

這時候最要成問題的，是軍需產業上需要的原料，材料應如何的補給，不消說在技術經營這點上，也有同樣的重要，認爲我國今日的文明能那樣的耐受許無疑問，獨原料材料這點，從我國資源的現況觀察，不能不認爲有隨在它供給

上的相當困難，從來原料材料的如何，和將發生軍需補給上的怎樣的不足，於此不論，不消說，國家對於此點必要充分的注意與覺悟，

然我想，關於軍需產業上需要的原料材料的補給，我國可稱為豐滿之點也不是絕無，如我國的國土狹小，但所有的原料均能在國內生產，在國內絕無的原料恐怕是不多，某論者說在日本不能出產的僅是金鋼石，依他的說法未免誇大，成問題的不過是它的分量，所以在平時採算上的關係而成的生產困難在戰時也是很少不成問題，但謂出量的成爲最少是怎樣也不能，

關於軍需產業的維持發展，如果專心一意地計劃它能率的增便可以了，國家是要用全力實行她的保護統制；如依那個而貪一時的暴利，不可不特別地謹慎。所以戰時從來不能用平時經濟的規定來規定，

四對於重要產業打擊

戰時軍需補給的最重要的事已如上面所說，在一方面，近時的戰爭是國力的戰爭，也是經濟的戰爭，如何地期待軍需品的充分，也是依國內重要產業的

枯萎潰滅，而破壞國民的經濟力，失掉民國的職業，不可不說是最危險，尤其是在我們的國情！

特別不待論的我國的產業的構成，正以農業及纖維工業爲主體，所謂軍需產業所重的工業，機械工業以至化學工業在本國的產業裏，決不能說是佔重要的地位，因爲在戰時勃興的是軍需產業，依它不僅不能救國內重要產業所受的打擊，且那些重要產業還有許多把外國貿易作爲它的基礎，所以由於戰時對外國通商的破壞，有多半要陷入死地的危險性，像這樣的關係不僅限於蠶絲紡織業，以至羊毛，樹膠，製紙，製粉，織物等各工業，它的程度，固有多少的差異是大體相同，若由於那些工業因銷路的喪失，原料的不能取得，而不能維持事業，則由於它蒙受的實業界的打擊是極大，而它的影響不僅關係蒙受了的事業的盛衰，且延長而使我國的生產力枯萎，失業將洪水般的來了，就是使國民經濟滅亡也說不定。

原料的積蓄，如果戰爭延長不過是僅把事業中止，我國不買原料時，敵國也是要同樣的窮困，然戰爭在半年一年便速斷終止是極早，期待敵國的困窮是太過地本願的議論，況僅把事業中止，實業家不論，而僅爲它蒙受的勞動者的困苦，和對一般經濟界的打擊，在事業的國民經濟上的地位是愈重愈重，對於社會的責任也必認爲重大，

關於在戰時重要產業的對策，不消說從來是要屬於國家來充分的準備，但在實業家自己當然也要有周到的注意，事業的轉換，轉換到新情勢的轉換，可說是極困難的，但在戰時的對策，準備是絕不可缺的，而它的重要性決不在軍需補給問題下，歐洲大戰時，英國會顧慮到戰爭所給與英國紡織業的影響，而設置屬於戰時機關的「棉業統制局 Cotton Control Board」以防止原料棉花的爭奪，規定紡織工廠的工作，來先防止實業界的危機，有印度的美棉供給的英國尚不疏忽這種注意，像我國這樣的紡織業，更不可不深加考慮，

五對於消費經濟的影響

戰爭及於經濟界的影響中，最要當

心的，是給與國民消費生活的打擊，對於消費生活的打擊是愈大愈大，國民經濟的活動因之消沉了，意氣也沮喪了，在歐洲大戰德國的敗退，主要是由於食糧的缺乏，國民志氣的喪失，現在幾無疑地稱為定說，蓋食糧缺乏是對於國民生活直接的打擊，所以它的影響是極深刻

戰爭使一般的物價騰貴，那是因為主要的國民生產力，集中於軍需產業，一般貨物的供給不足，同時且應於軍國的需要，所以現金的膨脹也是不可避免的結果，戰費的運用，從來依於租稅，但有許多要依借款或公債的支辦，這差不多已成爲古今的通則，所以招來這樣不兌換紙幣的發行，脹濫，不可不說是難免的結果，但就物價騰貴的趨勢，在國民生活的必需品上顯著的時候，國民的日常生活便成爲極度地困難，所以國家必盡量地把生活必需品分配圓滿，且公定價格決定其他計劃物價的一定，而努力地排除消費經濟的不安，像這樣人爲的

手段從來是止於平時的經濟法理的自由，但在非常時必應急措置而不使停止，如依國家權力的價格的管理統制，到中途便有害弊，則應直接有效地使它澈底，德國在去年十二月白朗甯內閣下，以爲打開經濟難局的最後手段是應極端地對於國民經濟斷行國家管理，就是一般物價從來地水道，瓦斯，電氣的費用以至勞働者的工資一律地實行減少一成，把一般債權者的利息，也限制最高到六分的強制地低下，那不消說是平時的緊急手段，但它的性質幾可認爲是戰時的非常手段。

在平時物價的適度騰貴；是要刺激一般的生產力，國民的所得也因之加大起來，然在戰時物價的急激騰貴，並不惹起一般物質的需要，所以除一部軍需產業外，只不過是使一般實業界枯萎消衰，壓迫國民的日常生活罷了，在這種意義，戰時物價的騰貴，於國民生活的安定上是應極力防止，但像這樣戰爭的

常態可說是難免的趨勢，論者說依交戰國的物價騰貴的程度如何可卜算出或勝或敗，他的意思，大概以物價的騰貴是國民堅持的風雨表，因爲如根據那個，可以看出交戰國疲弊的程度，

依物價暴騰把國民消費經濟的逼迫緩和的方法，一方面是管理物價，他方面是使國民生產力適合於戰時經濟的要求，在戰時，奢侈品與嗜好品的需要不免發生不能謂絕無的急激的減少，生活必需品雖在必要上也不需要生產，在戰時國民生產的活動，必使向生活必需品與軍需品的活動員，爲什麼呢，蓋戰時經濟的目的是必要取倭越主義，而不是營利主義，就是國民經濟的活動必要能轉向戰時的需要，而把生產環境修改，但這個轉換修改的迅速圓滿的實行，不僅是以在充滿軍國的需要的有效且也是把對於依物價騰貴的國民生活的壓迫緩和的捷徑，

中日事件之國際背景與意義 (續)

均具有絕大的價值，所以中國這塊地方實是帝國主義者最有希望最有利益的市

場。正因如此，才使帝國主義者羣思染指，中國近八十餘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帝

國主義者爭奪這塊肥肉史，那末任何一個帝國主義要在中國開拓市場，就難免

和其他帝國主義發生權利的衝突，更進而引起武力的權利爭奪戰，如日俄戰事即是一例，目前世界經濟恐慌已將帝國主義者驅至生死的歧路，除非帝國主義者自願死滅，否則為維持本身生存，這種衝突終是無法避免的。尤其是日帝國主義它本身經濟基礎極形薄弱，如煤鐵石油等重要原料在日本都少得幾乎可說沒有，不但貿易上要依賴中國，就是原料的供給也要取自中國，所以有人說日帝國主義的長成，完全是由中國培養起來的，在這樣形勢之下，日帝國主義者就以先發制人之勢，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將中國滿洲占領，然而其他的帝國主義又何嘗沒有這種需要，否則它們數十年在中國的活動還有什麼意義？眼看著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爭奪戰，在遠東就要開演了，日帝國主義的滿洲占領，不過是將這幕戲劇首先揭開而已。

自從十九世紀下半葉歐洲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突破了國民經濟的藩籬踏進了世界經濟的地域時代起，世界上所有的落後國家和落後民族就陷入悲慘的命運。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攜其商品和槍炮，由歐洲而非洲而亞洲而美洲，如

暴風掃落葉似的將舉凡落後的弱小民族的土地占有的占奪的奪，並且強迫土著人民和他交易。設稍不如意或有反抗行為則殺的殺逐的逐，予取予奪任被恣意妄為。資本帝國主義就這樣將弱小民族打入地獄深淵之中。如美洲的紅人非洲的黑人及南洋羣島的土著，就是這樣的被犧牲了。黑人被作了奴隸，紅人快消滅完了，南洋羣島的土著也日益減少，甚至到幾個島上的土人已經完全滅絕。這都是帝國主義者的恩賜啊！對於落後的國家，因具有相當的抵抗力或因某種特別關係，帝國主義者不能馬上將他占領，就將它的政治經濟大權置於自己勢力保護支配之下名曰保護國，或將某部分地域劃入自己勢力範圍支配之下不讓他入侵犯就叫作勢力範圍。前者如戰前的阿富汗波斯及現在的卑路支等，後者我們中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與所謂殖民地不同的地方，就是名義上尚具有獨立國的資格，至於殖民地則在名義上實質上均完全成了帝國主義的屬地式領土，如印度朝鮮安南等。帝國主義所以要在這些地方，不是為的政治統治，完全為的經濟榨取政治的統治不過是為便利經濟

榨取的一種手段。他們要拿這些地方作他們的商品販賣地資本投放地以及原料生產地，來維持他們資本主義生產的在與發展，這樣資本帝國主義者就開始以商業資本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三種形式榨取殖民地落後國家的弱小民族。果然榨取的結果，帝國主義者們一天一天富裕起來，而在弱小民族方面自然相反的一天一天貧窮起來。飢餓失業就成了弱小民族悲慘命運的象徵。據有人統計說中國有一萬萬六千萬失業大眾，這真駭人聽聞的事。中國如此，其他弱小民族就可想而知。然而人類終是要求生存的，困獸猶鬥，人類安能延頸待斃？帝國主義者殘酷的榨取，漸漸使弱小民族忍受不了。終究使他們覺悟到帝國主義是他們生命的唯一威脅者。要求生存只有打倒帝國主義，於是這民族解放意識之激發，浩大的民族解放運動就勃然而起。如中國洪楊革命與義和團之起義等，但終因帝國主義者的殘酷壓迫與屠殺，俱歸失敗下去。到了歐洲大戰，百數十年呻吟痛苦於帝國主義鐵蹄蹂躪下之弱小民族，就得了個反抗擺脫的機會，帝國主義們這時正集中全力於大戰

的撕殺，對殖民地的壓力難免鬆懈，這已予弱小民族一個抬頭的機會。可是狡詐的帝國主義者，很聰明的顧慮到這點，他知道在大戰中最要緊的就是鞏固戰線。免後願之憂，並且在人力上物力上均需要殖民地之援助，若一旦有事豈不危險萬分，同時在戰爭中再也無力擴張殖民地的統治，於是為避免這兩個危機使他們得安心大戰制勝敵人，就很巧妙的用一種欺騙的手段，聲明在大戰後允許殖民地自治。但是大戰結束了，帝國主義却食言自肥反對殖民地大施其壓迫手段，這自然要引起殖民地弱小民族急烈的憤慨，同時又因民族自決主義之呼聲彌滿全球，於是全世界弱小民族就乘着帝國主義者大戰後之疲敝，開始全綫的總攻。其中有幾經艱難困苦奮鬥成功的，如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至於印度埃及朝鮮敘利亞及摩洛哥的里夫民族等之獨立運動，則遭帝國主義殘酷之鎮壓與屠殺，先後均歸失敗。我中華民族之獨立運動，亦在同樣情形之下慘遭失敗，所以國際弱小民族和國際帝國

主義實是處於誓不兩立的地位，弱小民族的出路只有打倒帝國主義，過去的小民族的成功由於此，將來的弱小民族之獨立也不能出乎此。

中國革命解放運動，於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間，本有長足之進展，如漢薄租界之收回等，不幸因革命內部之矛盾，及國際帝國主義聯合向華出兵直接施以壓迫，如砲擊南京，並且用經濟封鎖政策間接施以打擊之結果，使這一時蓬勃之革命高潮頓時挫弱下去，終究屈服於帝國主義淫威之下而莫能再起。雖有一九二八年北伐之成功與東北之易幟，使破碎割據之中國，表面上歸於統一。但革命的實益却一點也沒得到，中國依然在不平等條約之下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然而就這樣，帝國主義者還是不滿意，這時的革命性質雖然變成了資產階級式的。對於帝國主義沒有根本的威脅。但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是要走上產業資本主義的道路，這是與帝國主義的願望大相逕庭的。帝國主義者的意思，是要中國永遠停滯於落後的農業國家狀

態，永遠作它的資本，商品銷售地和原料供給地。換句話就是要中國這塊肥肉，永遠作它資本主義的續命湯。這在視中國為其生命線的日帝國主義尤其有這種需要。所以他們在中國弄盡手段，阻止中國之統一，使中國永遠陷於支離破碎之局面，受他們的共同的宰割，不得解放也不能獨立發展。好遂行他們榨取的目的，如日帝國主義之阻止東北易幟，挑撥中國之內戰，無一不是為貫徹這個目的，然而資本主義之傳染性終傳于中國的產業逐着民族解放運動發展起來，雖然其大部分的資本是屬於外國，這的確是帝國主義者一個威脅，尤其近來中國東北土著民族資本之抬頭，更使日帝國主義感受莫大威脅。南滿鐵路營業之銳減即是一例，加以葫蘆島之築港。在日帝國主義看來，不啻向其挑戰，於是日帝國主義為確保中國這個龐大市場，延長其帝國主義的壽命，就對着漸漸走上民族解放大道的中國，直接施以武力的干涉而將中國的滿洲占領。

一個公民對於東北問題之意見

東北淪亡，轉瞬經年，於此一年之

樹人

內，問題不惟未見絲毫解決，而且其形

勢反愈趨嚴重。日本所扶植之偽滿洲國，既成立之於前，而復承認之於後，更欲爲鞏固其根柢，謀進攻熱河，與剿滅我民衆救國之義勇軍。我之主權彼固視若無睹，即國際盟約亦視爲具文，至國聯調查團，則更爲傀儡遊戲而已。是可知日本對我東北，蓋具滅亡之決心，縱有如何外力障礙，亦必以邁進之勇氣毅然行其既定之計劃也。

既定計劃者何？即實行其大陸政策以建設日本大陸帝國也。此於日本已成所謂國是，創始於明治之維新，而後政府則奉爲不移之方針。因其爲資本主義之發展與繼續，狹小國土，貧困物產，弗克當其任也，於是遂高瞻遠矚，謀於西方大陸地大物博之中國，故伊藤博文以「滅朝鮮爲渡大陸之橋梁」。朝鮮既滅，是則進一步即爲東三省。刻苦經營，達四十年，故卒於去歲乘我國災禍交侵之際，各國無力東顧之時，斷然以強盜之手段佔我東北。

因是，乃立即以亡人國者之慣伎，驅逐我主權，而成立偽滿洲國，以便與我國分離，更藉口民族自決，以避各國責難，要皆預爲異日吞併之張本也。

至其派置武藤全權，率先承認偽國，訂立攻守條約，唆使叛逆城關稅等，亦皆爲其獨吞之必然手段。似此，日本固已視東北爲肥肉，而所謂東北之範圍，且不止三省已也，東四省之名稱，早已見之於日人之記載。其所繪印之偽滿洲國地圖，熱河固列入版圖之內，偽國憲法中對國土之規定，亦明曰定爲東北四省也。由是可知近月以來熱河警訊頻傳，蓋屬必然之勢，其雖尙無若何之積極行動，然終必爆發，則爲吾人所斷言者。

二、

果此，中日糾紛將愈增加，而問題前途解決之希望益少矣。實言之，即日本爲建大陸帝國，不僅以得東北取熱河爲滿足。勢必席捲全國而後已。蓋東北山河失去，華北之邊防盡撤，其欲進取，自爲易易也。且利用偽國，以溥儀復辟爲口實，進兵關內，實際雖屬中日爭執，然名義則爲中偽兩國之事，其既可以之得實利，更可以之而塞各國干涉之口實也。故際茲時機，我國所受之危害，必更大於今日，此我國人所應深自惕厲者也。

然則東北問題如不速行解決，其將來所及於我國之危害，實有不堪想像者。惟宜如何解決乎？時至今日，不能不熟籌詳思也。自去歲事變以來，我國信賴國際盟約之神聖，以日本行爲非廿世紀文明國家所能出也，破壞盟約信義，違反公理和平，故尊重盟約效力，期予日本以公理制裁，謀解決於折衝樽俎之間，而申訴之於國聯。然結果又如何乎？數次決議，悉爲日人反對無效，且於決議之後，日軍必益形擴大其行動，如奪錦州，攻上海，正國聯開會決議結果之時也。而派遣調查團，則又遲遲其來，至則又受日方牽制，即使爲公平之報告，然大會討論，能否得有適當辦法？即有適當辦法，又能否爲日人所採納？此雖成疑問，然可斷言其必如已往決議之歸於同一命運也。蓋國聯本身組織，至欠健全，徒爲決議，紙上談兵，不能生效，固屬當然；且其本由各帝國主義者所結成，彼此利害盡有相同之點，欲其能爲弱小民族伸冤，殆等痴人說夢；而爲保持世界和平，雖有對違約者實行經濟制裁與武力制裁之規定。然此二者，其決不能實行也。何故？實行之亦

無效也。因彼此利害不同，經濟封鎖，各國既不能一致遵守；武力制裁，則又誰願出兵？此日本之所以無視國聯，且以退出國聯為威嚇也。是則東北問題欲假手於國聯而謀解決者，事實上，恐根本要成妄想，而我國之始終依賴國聯者，將見亦祇有失望而已。

三、

除國聯外，其於此問題有至大關係者，則為美俄兩國。美日爭雄太平洋，兩相衝突，由來已久，此次日本佔我東北，實不啻為虎添翼，美人對之，必自不甘。故美國輿論，一致攻訐日本之暴行，各大學教授且提倡抵制日貨，以與日經濟絕交；上院外交委員長波拉致司汀生之長函中，更聲明對遠東問題適用九國條約之原則；而最近該政府，並宣言美國不承認以武力所造成之事實。凡此種種，皆美人針對日人行動之當頭棒喝也。

因是，美國曾與國聯合作，以處置中日問題。然日本吞併東北既具決心，所謂抗議，聲明，其自無所顧慮，故為有效制止，則非武力莫能收效也，然而美國能出之以武力耶？當此世界嚴重經

濟恐慌之際，失業問題至感棘手，自顧不暇，遑及其他。且戰備未竣，果操必勝之券否，誠大有疑問；而國際情形，更極複雜，孰敢冒然試之？所以美國之不願戰，固至顯然；而日人則又非此莫憚，此美國我雖可引用之為友，俾為已助，然結局未竟其有若何之效力也。

俄國又何如？日本佔領東北，俄之遠東政策至蒙不利，且日人大有驅逐俄人勢力於北滿而獨吞之勢，故其對外宣傳也，則曰防止赤化，是則兩國衝突，必不能免。俄之遠東增兵，日之進軍北滿，隱為敵對，事固顯然；但兩國即以此而可以衝突乎？是則不能不生疑問也。蓋俄正當實行其十年計劃之時，即第一五年計劃雖行告終，而第二五年計劃，則又在開始也。實力不足，自不願戰，故如其戰也，則所有計劃，必將悉歸泡影，有思慮之俄人，其決不行險僥倖冒然而出此。日人亦知其然也，故敢憚然為之而無忌。是則於可能之限度內，俄必隱忍，如中東路之運兵，海蘭泡之換領，皆事之至明者也；同時日本亦可不事強求，利用外交手段，以緩和兩國危機是故於日本不向其挑戰之限度內，

日俄戰爭，殆不可能。然則藉助俄國可以解決東北問題乎？以日俄之利害觀點上，俄之立場固與我同，而可以同情於我，然欲其即能助我，則又屬未見事實真相之談也。

英法又何如？英在我國權利雖大，然悉限長江流域一帶，是日本在東北之行動，與英之利害衝突，實比較為少，故欲其起而主持正義，殆不可能。法國尤然，其遠東之利權，至屬微少，且更可藉機會以擴張其勢力，故法國非惟不能助我，而且顯然露其袒日之態度。是則英法兩國，亦不能為助於我國也。

四、

國聯之無力解決東北問題，美國之不願戰，俄國之不能戰，英法之意持觀望，是則東北問題之解決，欲依他人為我代庖，謀於折衝樽俎之間而期之以和平者，殆屬幻想。一年以來所經過之事實，與夫國際情形之轉換，在在可為此之證明，然則國人依賴國聯之迷夢，可不速醒乎？固然，吾人非謂國聯之絕不可恃，各國之萬不可用也，就以往事實，可知其固有甚大之力量也。尤以此大中日事件，各國多同情於我，果能善用

之，未始不可以爲對日外交後盾，惟吾人如本身無確實辦法，則人雖同情於我，究亦無能爲助也。

一年以來，我國對日問題，除依賴國聯外，迄無定策。致因循敷衍，日人得寸進尺，而造成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蓋日人洞悉國際情勢，知其無力干涉，故其行動也，乃悍然而無忌；又以我之因循也，致愈大其野心。如事變之初，本在解決懸案，而今竟變成吞併東北矣。

五、

然則爲今之計，宜速定對日之方策也。吾人從種種方面觀察，以爲解決東北問題，其鍵本操諸在我，我不自起設法解決，他人莫能爲力也。以最近國際情勢論，黎頓過孟買時，曾謂日如吞東北，則世界從此無和平，是國聯調查報告，或將有利於我，且英美法三國更有聯合之勢，則將來對日本或予以嚴厲之

制裁，此雖不可知，然日本國際孤立，則係顯然。惟我如仍無定策，則時機必依然錯過，以日人利用其狡黠外交，必打破此種局面也。

所謂對日定策，實不外兩途，即和與戰是也。以言和也。日本吞併東北，既具決心，則以和平方法，欲其讓出東北之如往時濟南者，殆不可能；除非我國放棄東北，即承認其經濟利權，彼亦不願，然則我國能放棄東北耶？是和平之途不通，惟有出於戰之一途以謀解決。蓋暴日非可理喻，非戰不能收復東北失地，彼既以槍砲施之於我，則我以鐵血報之，方足以顯我國家民族之人格也。且日本爲併東北，原具莫大之決心，即因此而惹起大戰，彼亦無復顧及，並且其目前正從事於大戰之準備，以與美俄終必一戰也。然則我國即因循苟安，終難免戰爭之爆發，且其必行進兵華北，是則欲行苟安，恐亦終不可得也。然

則國人尙不速醒，如仍苟且牽延，優柔寡斷，則豈止東北半壁河山易色，即我全國版圖亦必將改顏也。

因是，解決東北問題，其鍵操之於我，其策則在與日一拼，且尤須痛下決心，首先與日一戰。蓋非如此，則世界大戰不能爆發，前途終鮮光明也。然言戰也，人或疑其不易，被人譏爲幼稚，以我國現狀，財政兵力，兩不如人，其又以何處之乎？斯言吾不置辯，惟須知戰固不利，和亦不可，兩相比較，實毋寧捨和而取戰也。總之，余以爲澈底解決東北問題，捨武力抵抗無他途，美俄均有與日戰爭之可能，惟我不先戰，則大戰不易發生，東北問題，不能即速解決也，至於其詳，以及應戰收復失地之方策，余將有專篇討論。此不過爲喚醒國人依賴外人之迷夢，而速行之以自救之策，以挽救空前國難焉。

改組派如何？

改組派的結合完全站在個人的立場上，民主主義的口號，雖然唱得滿天響，但，那祇是一種漂亮的門面話，藉以掩飾其內中的包藏禍心的醜態而已！現在，汪氏去矣，一部與官穩尙未過足的改組派的妻妾們，恐怕再不能像過去的精誠團結（？）隨汪氏以俱去。今後改組派必然地要走上分化瓦解之途上了

淺蓮

文藝

爛消雲滅 (獨幕劇)

鐸聲

人物：肇玉章 約二十六歲少年。

黃艷芬 玉章之妻，約二十歲

時髦女郎。

榮母 約六十歲老婦，

春花 丫環。

郭士哈 男僕。

地點：北平一個中等人家。

時間：秋天的晚間。

佈景：

一個半滿半漢的中等人家，室內有鐵牀一架，衣架一，八仙桌，椅子數把，小無線電一架，設於桌上，室內陳設尋常。

開幕時，艷芬由外歸來。

艷芬 今天荀慧生唱的全本玉堂春，真是精當絕倫！他的魔力真大，我到現在一天沒有吃東西，還不得飢餓，耳邊好像他還在歌唱着，我心猿意馬，無限的悲哀……
噯！……祇是說不出口來。

(春花上)

春花 太太您回來啦！

艷芬 老太太病好了嗎？老爺沒有信來嗎？

春花 老太太的病不見好，老爺也沒有信來。

艷芬 老爺去了五六天，也不見來一封信，到叫我放心不下，不是在外邊另有……這話也難說。

春花 太太這年頭人心大變，保不定老爺得新忘舊，把您給忘了！

艷芬 咳！……沒有良心的，(啼泣)

春花 太太，您別傷心，秋瘟正盛行的時候，生出來病，可不得了！

艷芬 死了才隨人家的願呀！

春花 (玉章上，敲門。)

艷芬 春花，有人叫門看看去！

玉章 太太，在家嗎？

春花 呀！老爺您回來啦！太太，方才

艷芬

春花

艷芬

春花

艷芬

春花

玉章

艷芬

還念道您來呢！(艷芬聞玉章聲，速出迎迓，眉飛色舞，與玉章行握手禮)

親愛的！您回來了！一路很好吧！怎麼也不寄封信來，我時時刻刻的想念着您。

對不起得很！我因為工作繁忙，實在沒工夫寫信來，請您原諒我，親愛的！

(玉章與艷芬同坐床上，吸煙，春花侍立，郭士哈急入，手拿快信，轉給春花。)

老爺，您的快信！

(玉章拆信，字係滿文，艷芬同視，春花侍立，士哈竊聽。)

這是誰來的信，寫些什麼？我一個字也不認識呀！
(玉章不語，站起來誦讀滿洲語。)

艷芬

您瘋了嗎？念些什麼鬼話！

玉章

這封快信！……（耳語）是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老太爺寄來的，要我馬上到長春就職去？

艷芬

滿洲政府是三日朝廷，你去做什麼官？皇帝是我們最反對最恨的東西，我們也不是滿洲人，到那裏去有什麼好處，我勸你不要盲動。

玉章

我怎麼不是旗人，不但是旗人還是正紅旗呢！我祖父是賜進士出身，御前下馬，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尚書郎，外加九千歲之職，哈哈！我滿清德配天地，才有今日，想不到……

艷芬

滿清有什麼德配天地呀！慈禧太后的墳墓都叫人偷了，還說德配天地哪！

玉章

別說啦！春花快請老太太來吧！

玉章

（春花應下，扶肇母同上。）阿娘！您的病好了嗎？兒子有了大官做啦！

肇母

我的天老爺！什麼官呀！

玉章

今天鄭老太爺寄來一封快信，要我馬上到滿洲國去做官。

肇母

是了，你阿媽（即父親。）是一品世襲官，你這回去，怕要加一品吧！敢快收拾收拾去吧！

艷芬

您可別要他當賣國賊去！

肇母

你怎麼了，你漢子作大官，你還不願意嗎？

玉章

難道你不願做一品夫人嗎？

艷芬

（氣憤）這是什麼話！

玉章

今天是我皇萬萬歲演說（看錶）

玉章

已竟九點了，艷芬，你聽聽無線電，現在放送什麼？

艷芬

放送什麼！也不是英文，也不是法文……（聽無線電）

玉章

（接電）我皇萬萬歲（拱手）演說了！

肇母

皇上說什麼呀！

玉章

（譯語）我愛新覺羅氏家統治中國二百六十餘年，五穀豐登，民無怨聲，夜不閉戶，路不失遺，不幸中道，漢賊亂國，社稷顛沛，山河分崩，百姓流離，今順天

應人，承祖宗之餘德，位國家之元首，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凡我臣民，母違天命！

士哈

（跪拜）我皇萬歲萬萬歲！

（玉章驚狀急出）

玉章

誰？

士哈

老爺是奴才！

玉章

糊塗，你爲什麼口中胡說八道？

士哈

（叩頭）不敢！老爺，小子也是正紅旗人，世襲三等半官職，因爲孫文造反，把小子的世襲官打沒了。適才聽見老爺說話，小子也痛快起來了，望求老爺饒命！論起來你是奴才，沒有資格和我說話，今天是吾皇登基吉日，賞你一個座吧！下不爲律！

玉章

（叩頭）謝老爺的大恩！

士哈

你是真旗人，還是假旗人？

玉章

小子，那敢欺哄老爺，老爺若不信時，小子可說幾句滿洲話，做個證明！

士哈

好了！你說吧！

玉章

（操滿洲語）

士哈

不錯；你真是旗人，今天我說的話可不要傳出去，秘密！秘密！

士哈

小子，粉身碎骨，也不敢洩漏秘密！

艷芬

唉！你真是官迷，也不想，現在是二十世紀，皇帝是民衆的公

敵，除了日本鬼拉一個人不人而

鬼不鬼的傀儡去當三日皇帝。再說，溥儀那個人也不是好東西，記得那年我們到故宮去，看見那些宮中的秘密，氣得我三天沒有吃下飯去，舍正路而不從，偏偏去捧一個沒有人格的敗類！我也真不明白你的心！

春花 老爺您別走了，我們太太自從您走後，天天到跳舞場，電影院散心去，這一回您再走，太太更放心不下，天天又該找男朋友去啦！

玉章 胡說！

玉章 你真是鐵石心腸！我的話等于放屁！

肇母 昨天晚上我做夢，夢見皇宮裏來人請我，八抬大轎十六個人抬，

吹吹打打，好不熱鬧！今天早晨喜鵲又叫，我想一定是喜事臨門，阿哥，你快去把！

玉章 (門外呼號外聲)

號外去！

號外出來了，一定是皇帝有什麼詔命下來。

玉章 有什麼詔命，大概是皇帝壽終正寢了！

肇母 孩子，可別這樣說！

玉章 (土哈持號外上)

老爺，號外買來了。

(看號外，驚異，冷笑，啼哭，自語。)

偽天子自殺鬼頭國

(滿陽電)義勇軍三萬人今晨攻克滿陽，倭奴被殺者三千人，軍民氣憤萬丈，大有殺盡倭奴之概！

(又電)偽天子溥儀聞為義勇軍包圍，良心發現，自殺身死。

咳！我想我家洪福齊天，這回登基，光耀祖先，那裏知道……咳……

玉章 有什麼不好的事嗎？

肇母 我早就知道是三日朝廷！

玉章 (痛哭操滿州語。)

滿州國完了！

咳……滿州國，烟消雲滅了！

(玉章暈倒，眾人失色。)

(幕急下)

一九三二，九，二三，

日本之新狡謀

日本政府現已正式派出松岡出席十一月國聯大會了，在松岡臨行時，宣稱過蘇聯唔加拉罕商談承認偽國事，這是自欺欺人之談！據日本通信社發表之日本政府所授于其出席國聯全權代表之訓令，其方式大致如下：(一)要求將日意見書與黎頓兩報告書合併審查，以事實中不確確理由，推倒黎氏之說，且可延宕決案之成立。(二)萬一國聯依日之承認或請兩國直接交涉，則日本決議中，並滿三國直接交涉之說，以抵制之。(三)只是國聯關於日本不致與國聯決裂。若國聯有關於此三項之決議，滿洲國則以既成事實，其狡謀可謂至矣！

議，國聯有關於此三項之決議，滿洲國則以既成事實，其狡謀可謂至矣！

痛心

群衆論壇

對於天津電車電燈工潮之感想

天津電車電燈工友實行怠工以來，到現在已有一星期之久了。在這一期間，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益趨嚴重與惡化，工會直接交涉既不發生效力，黨政當局出面調停又被公司拒絕。公司的態度，異常圓滑與強硬，不僅沒有絲毫的誠意和工人談判，反繼續不斷地給我政府與工人以壓迫和威脅，該公司竟向市政府提出抗議書，謂工人怠工以後，公司損失巨大，員工薪資，將無辦法開支，請實行制止及嚴辦主動者，並云以後公司一切損失，須由政府賠償。此種言論，可謂荒謬已極，彼乘我國多事之秋，挾其帝國主義之淫威，擅作威福，實行其鬼蜮伎倆，這的確是令人可恨亦復可笑的一件事。

工友們這次的怠工，完全是出於生活的壓迫與公司待遇之太不平等；因為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剝削，因為國內戰爭繼續不斷地爆發與擴大，因為天災人禍

的源源而來，以致百物昂貴，衣食住均成問題。本來工人生活就是非常之痛苦的，一天忙到晚，一年做到頭，而所得到的報酬，幾乎少得不可以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若再加上這些意外的遭遇，使他們的生活更陷於絕境，目前他們除要求增加工資和改良待遇以勉強維持一家老小的生活外，實無別路可走。公司僱有華洋員工將近二千人，洋工三十人，每月開支一切費用有四萬元之多，而華工一千八百餘人，每月開支尚不足五萬元，官衣官房，則儘歸洋工享受，而對於華工痛苦的呼聲，則充耳不聞，天下不平之事，孰甚於此！我們只須看看這次電車電燈工友的要求——製發官衣，供給員工官房，增加工資及補助工人子弟學校經費——就可以知道他們要求的迫切與其不得已而實行怠工的苦衷。

孤帆

益之事業，天津民衆的血汗，幾被吸盡。關於這一點，在我國方面看來，已經是痛心疾首，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可是，他們並不以此爲心滿意足，復欲掠奪工人既得之利益，以增大其利潤。固然，任何公司或工廠總是妙想天開，無孔不入地來剝削工人，然而這些保養工作精力的最低條件，也應該接受，就是站在勞資合作增加生產的原則上，也得相互幫助。公司方面計不出此，一味強橫，蔑視我政府和工友的意見與要求。我們在此地除給工友們以熱烈的同情和希望各界予以積極的援助與接濟外，並請求政府衝破弱國無外交的陷阱，據理駁覆其無理之要求與抗議，以期獲得最後勝利，這不僅可以相當改善工友的生活，而且還含有偉大的反帝國主義的意義。

鋤奸團與商人

自「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以後，反日帝國主義的浪潮，已洶湧澎湃地波到了全國。不僅要求以武力收回失地實行對日宣戰，而經濟絕交的抗貨運動，亦如雨後春筍般的發展起來了，以致在中國銷路最廣的日貨。也不得不由第一位降到第三位。可是，自上海協定及受日人之威嚇與利誘後，抗日運動受莫大之打擊，而商人亦乘機活動，肆無忌憚大售其日貨。因此，日本不僅在軍事上政治上獲得了勝利，而在華貿易亦復由第三位回到了第一位，上海抗貨運

時輪金剛法會

近幾天來，在社會上轟動一時最使人注意的一件事，恐怕要算時輪金剛法會了。參加這個會的人，比參加抗日市民大會的群眾還要擁擠，踴躍捐款的人，也不亞於捐助十九路軍與義勇軍的熱烈。

這個會於我們國家民族和一般群眾，是否有利益？為什麼在目前要舉行這樣的一個會？我們知道宗教的發生，並不是突如其來，無因而至的，而牠有牠的時代的背景和社會的根源。目前中國

動，已如日落西山，氣息奄奄，華北更是微乎其微，幾至化為烏有。為挽救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危機，為要武力收復失地驅逐日帝國主義出境，為要繼續發展與擴大抗貨運動，於是鋤奸團的產生。這些青年具有愛國的熱誠與決心，他們甘願以生命和炸彈與商人相見於市場，以促其覺悟而免受亡國奴之痛苦。其計雖未盡善，然其愛國熱忱，實堪欽佩！

現在我們要問：組織鋤奸團的人，是中國人，銷售日貨的商人也是中國人

局勢之混亂，較之春秋戰國有過之無不及，內戰頻仍，災荒迭見，外患更如潮水般的湧來，使人民的生活陷於絕境——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處在中國半封建國家的人們，對於任何事件都發生懷疑和存着一種失望的觀念，以為在目前誰也不能救他們，只有「神」或「真命天子」，或能救他們和國家的厄運當然還逼逼着一部人走上革命的道路。在這種情形之下，「活佛」班禪救國救民的法寶——時輪金剛法會——就應運而生

余作人

，同是中國人，為什麼有這兩個極端不相容的傾向？很顯然的商人的目的在利益，只要有利可圖，雖國亡民奴，亦所不惜。固然商人惟利是圖，這是誰也不能否認和反對的，可是國家亡了，人們的生家性命，也危乎殆哉，那裏還談得到錢財？「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的名言至理，你們商人知道否？我想你們縱不願如鋤奸團那樣積極地作愛國運動，最低限度也不要做那秘密銷售日貨的勾當，來為我們的國家民族爭一口氣，留一線生機。

未眠

，且得到廣大群眾的同情與參加。果真「神」能挽救一切厄運嗎？我們肯定的答覆，不可能，絕對地不可能。這祇是抹殺了帝國主義和軍閥所造成今日中國局勢的罪惡，消失了我們民族獨立運動的情緒和放棄了反帝國主義與統一中國的任務。換言之，這種舉動，只是使人們開到車陷入萬劫不拔的泥坑和使中國日益淪於殖民地化的地位。